

[珍藏版]

世界精彩 惊险小说选

SHIJIE JINGCAI
JINGXIAN XIAOSHUO XUAN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10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

当当网 卓越网 京东网 腾讯网 | 倾力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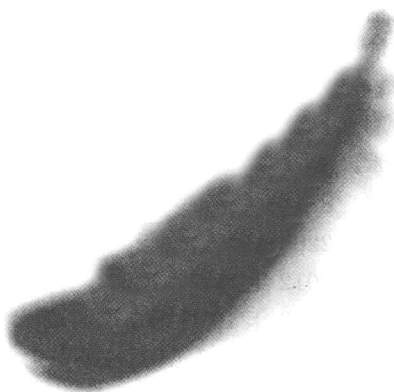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珍藏版]

世界精彩 惊险小说选

SHIJIE JINGCAI
JINGXIAN XIAOSHUO XUAN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精彩惊险小说选: 珍藏版 / (美) 霍克等著; 艾玛选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08-1387-0

I. ①世… II. ①霍… ②艾…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9602号

世界精彩惊险小说选 (珍藏版)

作 者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87-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惊险的阅读与惊险的冲浪（代序）

严格地说，惊险小说是一个题材领域很宽泛的小说类型，凡是小说中具有“THRILLER”元素的，都可以界定在惊险小说的范畴之内。比如间谍惊险小说、动作惊险小说、阴谋惊险小说、犯罪惊险小说、灾难惊险小说、生态惊险小说、恐怖惊险小说、法律惊险小说、医疗惊险小说、政治惊险小说、心理惊险小说、科技惊险小说、军事惊险小说、金融惊险小说，等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惊险小说初露峥嵘，并开始流行时，它便立刻像一股春风般席卷喜爱猎奇、喜爱惊悚的读者。这类小说题材涉猎广泛，大多涉及战争、政治、军事、暗杀，或世界著名政治事件，等等，因此成为最具可读性、最具魅力的文学类别之一。最开始，惊险小说中只有那些间谍小说被广大读者所青睐，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在狂飙的战场上，间谍往往是最为人称道的幕后英雄。间谍们惊险的职业，阔绰的出手，潇洒俊朗的外表，让所有喜爱这类小说的粉丝为之倾倒，“他们”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一种时尚的代言。这期间非常著名的小说有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杰克·希金斯的《鹰已降落》，肯·福来特的《针眼》，弗雷德里克·福赛斯的《敦德萨档案》，热拉尔·德·维利埃的《潜艇在伊

斯坦布尔消失》和詹·加莱的《尊贵的男生》，等等。这些作品是真正的经典，真正的畅销书，每部小说在全世界的发行总量都在7000万册以上。真是令人瞠目的数字！相信很多读者都读过这些经典作品，并把那些美好留在了心间。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世界潮流的变化，人们对小说题材的兴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昔日的间谍英雄已不再是人们心中唯一的偶像。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惊险小说与时俱进，不仅在题材上冲破束缚，而且篇幅由长变短，佳作不断涌现。题材上没有限制，创作手法上也花样翻新，并力求与罪案小说相贴近。所不同的是，惊险小说披上了更加奇异、新鲜的故事盛装，凶手、罪犯、侦探并非依次出场，结构在起承转合之间递进。阅读当代的惊险小说时，新鲜感总是扑面而来。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故事时，对罪案的选择是万里挑一的。绝不能让读者有丝毫的“似曾相见”之感，这是当今创作惊险小说的最大难点。惊险小说的故事特点除了刁钻与罕见之外，读者更可在小说中读到游刃于掌股之间的复杂、缜密和逻辑。

我们精选的这部小说集，体现了惊险小说的新貌。克拉克·霍华德是一位才气冲天的大作家，《血路》这篇不长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大题材中的小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不顾父母反对，家庭背景不同，身份悬殊，毅然结婚，并走上了私奔的道路。他们抢了商店，杀了警察，锒铛入狱，虽然不是惯犯，而且他们犯罪也是“情之所至”，但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被处以极刑。故事由此峰回路转，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男孩被处以极刑，女孩则走出监狱的大门，开始新的生活。作家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行刑前的准备，并传达了即将接受极刑的人的心理恐惧，既达到了体验惊险的目的，又起到

了警示世人的作用。这正是这篇惊险小说的成功之处，同时，作家试图诠释：人是有符号的，社会不是平等的，人也永远不会获得平等；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带来的命运永远不会相同。这篇小说是“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另一篇佳作《蔷薇和小刀》，其特色在于小说的前半部分故事铺垫完全是辅料，真正的玄机在于读者视线之外的隐情。读过之后，不得不赞叹作者编织故事的能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想象力。在《堆积的尸体》中，读者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枪战的精彩描写中，其场面恰似好莱坞的电影画面，这在短篇小说中是很难看到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则表现了作家非常完美的结构能力：一家旅馆中惊现三具尸体，在旅馆兼职做侦探的主人公义不容辞地对案件展开了调查。但是，调查却陷入了看似毫无收获的僵局。多方调查后，出人意料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血腥的谋杀案居然是一场看错房间号、杀错人的闹剧！整篇小说节奏明快、情节诡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由于篇幅所限，每个故事的基本脉络恕不能在此一一赘述。

这是一本适合在茶余饭后阅读的书，它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请赶快打开这本书吧，体验一次真正的惊险冲浪。

咖喱

2011年岁末于书斋

目 录

Contents

血 路 /	1
德普特福德恐怖奇案 /	39
蔷薇和小刀 /	61
劫后生财 /	95
堆积的尸体 /	153
欺骗的外表 /	169
自杀保函 /	185
偷窃进行时 /	213
没有谋杀，没有犯罪 /	233
坍塌的婚外情 /	245

血 路

(美) 克拉克·霍华德

格兰特·凯纳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状况，窗外风景如画，又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好日子。

凯纳低低地咒骂了一句，对于他要做的事来说，天气越好，阻碍往往越大。反而是阴沉的天气，笼着些雾，最好外加大雨滂沱！至少能阻止一些示威者前来，那么所有的局面都会更容易掌控。

这时又一个念头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今天早晨，楼下的那顿早餐也不可能吃得舒心，因为今天是他女儿苏珊违背母亲，也就是妻子伊琳的意愿，走上自己的道路，开始自己新生活的第一天。因为这个，凯纳夫妻俩的关系现在也很僵。

凯纳叹了口气，看来困难似乎总是接踵而来，就算有些好事，也微不足道。

走进浴室，凯纳边刮胡子，边听收音机里的报道。

“……从现在起十二小时内，”新闻播音员说道，“除非有联邦法庭的禁令或是最高长官的减刑书，否则那对被判有罪的谋杀犯夫妻杰克·塔图姆和金姬·塔图姆将按计划在斯哥鲁巴州立监狱内被处以电椅极刑。”接着，播音员把那个几乎本州所有的人外加全国至少一半人已经听了不下十二遍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十多年前，杰克和金姬还只是两个单纯的高中生，杰克来自一个贫困家庭，而金姬则出身富贵豪门。所以金姬的父母理所当然地

反对他们在一起，金姬高中毕业后，她的父母又坚持要求她进入一所东北部的名牌大学就读，以便远离杰克，不受他的影响。然而，这对年轻的恋人叛逃了。

为了私奔后能有足够的钱来生活，杰克和金姬打算从女孩父亲书房的保险柜里偷些钱带走，不料被金姬的父亲逮个正着。女孩的父亲用手枪指着杰克，并叫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报警。杰克为求脱身，扑上去抢枪，打斗过程中，枪走火射中了金姬的父亲。

这对年轻人驾驶着一辆作为金姬毕业礼物的新车开始逃亡。数小时后，为了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他们和两个治安警官发生了枪战，其中一名警官当场身亡。这对恋人继续逃亡。途中，他们绑架了一名治安法官，逼着他为他们主持了婚礼。然后他们又持枪抢劫了多家便利店，其中一次，一名兼职的店员贸然地从收银机下抽出手枪想要自卫，当场被杰克近距离击毙，至此杰克又犯了一起谋杀案。

虽然后来得知金姬父亲的枪伤并不致命，但是当这对年轻的夫妇于一周后在大规模搜捕中被抓获时，仍因谋杀一名警官和一名店员而受到起诉。在分别接受了审判和定罪后，两人均被判死刑。现在，他们分别在死刑犯牢房中蹲了十年后，即将面临行刑。要来的终究还是要来的。

刮完胡子，凯纳又冲了个凉，他穿上衣服，在外出面对职业战场上的各种挑战之前，他必须先下楼去面对家庭战场上不得不面对的一切。来到厨房，从妻子脸上的表情他就能断定紧张的关系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伊琳正在炒鸡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神情冷漠，双唇紧闭。咖啡和吐司已经摆在桌上了，可是只准备了两个人的。

“苏珊已经走了吗？”凯纳惊讶于伊琳居然没有为苏珊准备早餐，忍不住问道。

“还没走，正在把行李装上车。她说她不饿。”伊琳说话时，鸡蛋

炒好了，她把它们装盘，端到桌上。“格兰特，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她冷冷地说，用的是她平时只在进行最严厉的谴责时才用的那种不带丝毫感情的音调。

“不会原谅我？为什么？”

“你很清楚为什么，就为了她正在做的，那就是为什么。”

“伊琳，你不能把她正在做的事归咎于我。苏珊已经 21 岁了，作为一个成年女子，她正在执行她自己的决定，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不，格兰特，如果你想阻止她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他的妻子毫不妥协，“你我都清楚这一点。她一辈子都会是她父亲的乖女儿，只要从你这儿听到一句不支持的话，她立刻就会放弃这个荒唐的念头，回学校去继续读书。只要再过一年，她就能得到学位了。”

“然后会怎么样呢，伊琳？”凯纳打断了她的话，态度同样不肯让步，“然后像你一样，教几年小学？再和你一样，回学校去拿个硕士学位？最后仍然和你一样，成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接着也成为副校长？”

“我倒要请问，那样有什么不好？”伊琳的口气一点也没有缓和。她其实是个很迷人的女子，并不十分时髦的发型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的优点，炯炯有神的双眼中透着率真、好奇的光芒。可是她一生气，一脸憎恶的表情就会使她的标致秀丽黯然失色，而现在正是这样。

“那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凯纳回应着她的挑衅，“但那是你，伊琳，而不是苏珊。”

“什么不是苏珊？”门口传来了女儿的声音。和母亲相比，她要年轻许多，却不如她母亲迷人，她的下颚遗传了父亲的特点，棱角过于分明。“如果你们两个在餐桌上不能停止争吵的话，我只能让你们两个分开吃了。”苏珊满不在乎地说着，边坐下来，边咬了一口属

于她父亲的吐司。

“这并不好玩，小姑娘！”伊琳厉声说道，“你正在毁掉自己的生活。”

“好吧，就算毁了，也是我自己的生活会，不是吗，妈妈？”苏珊闷闷不乐地答了一句。

伊琳没有理会苏珊，而是瞪着她的丈夫。“格兰特，你知道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你到底打不打算站在我这边？”

凯纳摇了摇头。“不，伊琳，很抱歉，我不能。”

“好极了。”伊琳气愤地扔下餐巾，离开了桌子。几分钟以后，只听前门“砰”的一声，紧接着伊琳的车开出了车道。

“还是摆脱不了麻烦吗，爸爸？”

“要是没有你在身边，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了。”

听到父亲的话，苏珊重重地叹了口气。“很抱歉，爸爸，真的。我只是不知道在她身边时到底该怎么做。”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格兰特在心里默默地说，他想到了楼上卧室里的那张双人床，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除了用来睡觉就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了。

“我想唯一能让她高兴的事就是任凭她按照她的意愿和喜好来安排我的生活。”苏珊又说。

“宝贝，你妈妈还是爱你的。”凯纳试图安抚女儿，“她只是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对你可能没有好处，如果她不尽力求你了解到这一点，她就不是个称职的母亲。”

“你觉得我做的是错的吗？”

“我不知道，我们只能等着看将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如果你认为那是对的，那么只有你自己能决定是否去尝试，不管别人说什么。”

“谢谢你，爸爸。”苏珊站起身，吻了他的脸颊，“我想我该走了，

不管是第一天还是今后的每一天，我都想早点到。”

“好主意。”

苏珊离开了厨房，不一会儿，她的车也驶出了车道。

凯纳又一个人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喝完了咖啡，心中想着不知她会干得怎么样，尝试着回忆自己年轻时在新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那种缺乏信心没有把握的感觉。

他告诉自己，女儿会干得很好的，他坚信她会的。

他整理了餐桌，把盘子放进水槽，然后出门走向自己的车。

斯哥鲁巴监狱里，杰克·塔图姆正在死刑犯囚室中踱来踱去。

“嗨，伙计！”他突然抬头向坐在栅栏外的年轻健壮的看守说道，“副监狱长什么时候到！”他指的当然是负责安排他的死刑的那个副监狱长。

“很难说，塔图姆，”看守回答，“毕竟是我为他工作，而不是他为我。”

“好吧，那么金姬什么时候从女子监狱带到这儿来？”

“我也不知道。”

“她到这儿时，我能不能再和她见上一面？”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塔图姆嘲讽道。

“我清楚地知道一件事，”看守冷冷地说，“那就是，明天我可能还在这儿，而你肯定不在了。”

“我会报告的！”塔图姆气急败坏地喊道，“你不可说任何和我的死刑有关的话！不能有任何评论！这是规矩！”他边喊边靠近栅栏，把一支万宝路塞到嘴里，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把你的屁股从那儿挪过来，给我点支烟。”

看守慢吞吞地踱过去，用手中的芝宝打火机给塔图姆点着了烟。

他们站得很近，很容易就能看出两人的外表截然不同。看守是这支精锐的死囚监管部队中的一员，长着一头卷发，黝黑的皮肤，穿着一身黄色制服，精神抖擞。再看塔图姆，因为有紧张时拉扯头发的习惯，他脑袋的前半部分已经开始秃了，全身的肌肉由于长期缺乏锻炼早就松弛了，十年的监狱生涯使他得不到足够的日晒，肤色也接近难看的干酪色。

抽着烟，这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终于安静下来，又开始来回踱步，因为穿着软底的拖鞋，他的动作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的死刑囚室距离行刑室只有三十英尺远，囚室的后面是一堵坚固无比的厚墙，其余三面都是不可逾越的栅栏。栅栏旁是一张金属的床，上面有新的棉布床褥和枕头，后墙边立着不锈钢的组合式水槽和马桶，地板上还有个纸板箱，是给塔图姆用来放所有被允许从原来的囚室带来的私人相片和信件的。关于他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已装在监狱长办公室里的文件箱里，将被送交给负责代表塔图姆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的美国公民自由律师。这名律师现在还在通过上诉法庭做最后的上诉请求并向法官求情，要求缓刑。

塔图姆踱着步，抽着烟，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金姬的影子。自从十年前在金姬的审判中作证时见过她，至今就再也没见过她本人了，只是偶尔能在电视新闻短片中看到她一眼。记得十年前，听从了自己和金姬的两位律师的劝告，在审判金姬的法庭上作证时承认是自己逼着她跟自己一起走的，律师们认为这么说或许可以不被判死刑。可是谋杀罪就是谋杀罪，而且他们在假日旅店的床上赤条条地被一小队警察当场抓获时，金姬正拿着那个被枪杀的便利店员的手枪，再说金姬接受审判时，杰克已经被定了罪，判了极刑，陪审团既然判处这个可怜的男孩电椅极刑，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个富家千金脱罪。于是，金姬也被判处了死刑，很快大街小巷就传遍了，她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州第一个被处以电椅极刑的女犯。

但是现在反复浮现在杰克脑海中的并不是对审判中的金姬的记忆，而是他们俩在假日旅店的最后一晚的回忆。他们是从17岁开始第一次做爱的，从最初的局促不安到渐渐地配合默契，直到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月的某一天，他们在杰克家的破房子后面的一个临时搭建的草棚中，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两个人的身体仿佛融合为一个整体，那时他们相信那种感觉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可是他们错了！只有在参与了谋杀之后，只有在两个人像猎物一样被警察围捕时，只有当惊慌、害怕和恐惧这些新的情感元素和彼此对对方强烈的渴求、欲望交织缠绵在一起后，在最后的那个夜晚，他们享受到了一种从未想象过的前所未有的快感和高潮。

塔图姆边踱步边回想，那最后的一夜让他觉得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哪怕是为此杀人，长年累月的监狱生涯，电椅极刑，他什么都不在乎！

那一晚的他仿佛置身天堂，如果现在要他去地狱也值得，去就去吧！

当公路向下延伸至斯哥鲁巴州立监狱所在的那个贫瘠的山谷时，格兰特·凯纳一眼就能看见一英里之外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和许多停着的警车。当他的车靠近外围护栏的大门时，他看清了人群中竖起的一些标语：“救救杰克和金姬！”“废除电椅极刑！”“执行死刑也是一种谋杀！”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标语。另外还有一小群人被州警用一条警戒线随意地和其他人分隔开，他们举着截然不同的标语：“坐上去吧，杰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烧死金姬，烧死她！”虽然人群聚集在一起，但目前所有人还都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平静，可是凯纳清楚，用不了几小时，人群的数量就会是现在的两倍，甚至还要多，而且他们会渐渐地躁动起来。尤其是在媒体到达这里时，场面就会变得更难控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都会想向全世界响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凯纳边想边把车驶进了大门，外围的看守像往常一样给他敬了个礼：“早上好，长官。”

“早上好，”凯纳回礼，“有什么问题吗？”

“只要这些伙计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说着，看守朝着州警们扬了扬下巴。

“不管怎么样，中午以前我会再派六个人出来，只是以防万一。”凯纳正说着，一名警局中尉从停在附近的一辆巡逻车中钻出来，走了过来。

“早安，长官。”他也向凯纳敬了个礼。

“早，中尉。人群在控制之中吗？”

“很和平，很安静，就像好公民们应有的表现。”中尉答道，“可是我还是要求一些警员在旁边待命，以备不时之需。”

“很好，中午时分我也会增派一些我的看守到这里来支援。记得告诉你的警员们，随时欢迎他们在休息时到我们的餐厅里去喝些咖啡，吃些三明治。”

“谢谢您，长官，您对我们真不错。”

中尉又敬了个礼，然后凯纳就把车开进了大门，穿过了又一道内部的护栏。这道护栏是通着电的，顶部还有四英尺高的锋利的铁丝网。又往前行驶了一百码左右，凯纳终于来到了厚墙包围着的监狱前。这里有个很大的停车场，一边是给探监者停车的，另一边是给监狱的工作人员停车的。工作人员专用部分的前三个车位上分别标着“监狱长”、“副监狱长”和“副监狱行政官”的字样。凯纳把车停在了中间的那个车位上。

斯哥鲁巴州立监狱行政管理办公室，顾名思义是建在监狱内部的，一半在大墙内部，一半在外，两处由一条单向长廊分隔。所谓单向长廊，就是这条走廊两头的门从不同时打开，而是一次开一端

的门，而且是由不同的看守负责的。凯纳的办公室在大墙内。今天早上穿过这条走廊时，凯纳突然意识到他在这条通道中已经来回走了半个人生——整整二十四年：起初是个负责管教的实习看守，然后是大门看守、塔楼看守、放风场看守、外院看守、大楼看守，中士、中尉、上尉，最后终于升到了副监狱长。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升到监狱长的，历来只有副监狱行政官才能升为监狱长，因为只有他才了解诸如预算、购置订单、月财务报告、年规划之类的事情，可是凯纳了解的只有纪律、规则、惩罚，还有行刑，而且不管怎么说，就监狱长的工作而言，他也不十分感兴趣。再过七年，他就55岁了，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只想在几家私人的保安公司挑两份轻松的咨询顾问的职务，然后给自己买一艘新的游艇，尝试创个连续几天捕到金枪鱼的纪录，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

穿过走廊，凯纳走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会见室，他的秘书麦尔德蕾特·达雷正在她的办公桌边忙着。

“早，麦蕾，”凯纳主动打着招呼，“一切都准时进行了吗？”

“就像钟表发条一样准。”麦尔德蕾特答道，多年来，她一直在斯哥鲁巴工作，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可是依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曾经是这里的管教罪犯的军官。在凯纳到这儿工作的第四年里，这儿爆发了一场为期四天的血腥暴乱，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不幸被暴乱的犯人们扣为人质，最后被无情地杀害了。这件事之后，所有人都认为麦蕾一定会离开这个监狱，再也不在这里工作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她留了下来。有一次她告诉凯纳，这里是唯一让她觉得和在天国的亲人们靠得最近的地方。

“死刑犯囚室有什么消息吗？”凯纳问道。

“最新的一次报告说，杰克想知道金姬来这里后，他是否可以和金姬吻别。监狱长说这件事由你决定。”

凯纳摇摇头。“违反政策。他们要分别与各自的家人见面，如果

夫妻两人都被判了死刑，那么只有他们各自的直系亲属可以和他们见最后一面，而夫妻双方不能见面。再说，他们俩是否属于合法夫妻还无定论，毕竟那个治安法官是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才主持他们的结婚仪式的。”

“那是我们的官方立场吗？”

“是的。金姬的情况怎么样？”

“吉丽中尉和四个死囚看守已经出发去威佛利接她了，有一支州警护卫队会护送她们回来。”她所说的威佛利是二十英里外的女子监狱。

“好的。”凯纳随即说道，“让我的执行官们都到这儿来，我们再把程序核对，熟悉一次。”

凯纳的四个执行官的年龄和工作经验各不相同，此刻他们在他的办公桌前坐成了一个紧密的半圆，每个人手里都有个文件夹，里面是杰克·塔图姆和金姬·塔图姆死刑正式执行时刻表的复印件。

“好，”凯纳以此作为会议的开始，“不考虑任何不期而至的法庭命令以及法官可能下达的缓刑令的话，杰克将在今天晚上六点半被执行刑，金姬在七点整。金姬从威佛利到这里后，将被安排在医院特地为她清理出的隔离病房里，吉丽中尉将负责看管她。杰克被执行后，她将立刻被带到死刑犯囚室。从现在起直到行刑，除了最后的家庭会面以外，时刻表上的一切计划必须按照预定的时间执行无误。家庭会面将从两点持续到四点。和往常一样，我会掌控整个死刑执行过程，而鲍勃，”说着，他朝副监狱长助理罗勃特·西姆斯点头示意，“将负责具体操作和命令。鲍勃，让我们先从家庭会面开始。”

“好的。”西姆斯接着说，“杰克将在死刑囚室会见区和他的家人见面，今天一天该区不对其他任何探监者开放。金姬将在医院的餐厅和家人见面，该餐厅在午饭后会立即被监管起来。这两处场所将